

王朝瑜
著

临界点

THE TIPPING POINT

临界点

王朝瑜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临界点/王朝瑜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87 - 3295 - 4

I. ①临…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2059 号

书 名: 临界点

著 者: 王朝瑜

责任编辑: 袁美珍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32739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保定市恒艺印务公司

开 本: 145mm × 21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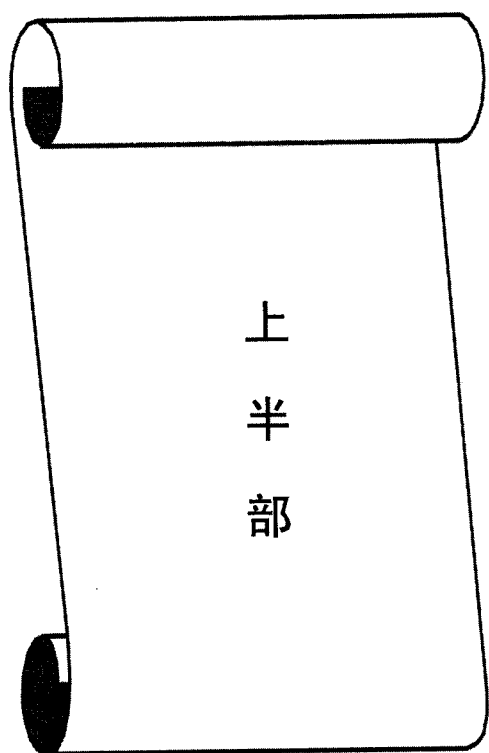
印 张: 4. 75

字 数: 8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 00 元



“伙计，万一她一听到我说话就一脸的不耐烦，或者虚伪地，苦难般地露出比哭都不如的假笑，我还要不要接着往下说？”我问。

教室里静得只能听到纸张翻动与电风扇“嗡嗡”的响声，我晃着食指与无名指之间的黑色水笔，谦逊地等待回答。

“不会的。不可能那样，你忘了前几天在车棚里她还笑容满面地向你问好呢！一切十有八九都会如你想的——我说的那个路子发展下去。你现在该乐观一些，尽量想好的方面，比如：她答应你，欣喜满怀乃至激动地热泪盈眶答应你后，会怎么样。”泰勒答。他的声音永远那样充满磁性，语句之间的转折，重叠也恰到好处。令人联想到底特律街头的帮匪说唱，以及英国某小镇上最受人尊敬的神父所念的悼词。

我闭上眼，听着，感觉着，接着说：“伙计，我第一次这么清晰地感受着我的心跳，它是如此强烈，挤得我胸口发闷，天哪！现在我就那么紧张，等真到了关键时刻……”

“嘿！镇静，这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这样惊慌失措实在没有必要。现在，来把这完美无瑕的计划再重复一遍。快！时间不等人，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他的声音犹如战鼓，振奋人心。

“嗯，”我灌下一大口水，“首先，在车棚等她……”

“一边装着开锁，调 MP4，一边等她。说得详细些，不要畏畏缩缩地，叫人听了泄气！”泰勒打断道。

“嗯，”我点了点头，接着继续道，“我一边装着开锁——锁早就开了，调 MP4——这倒不必装，一边等她。当然，不能让来取车的其他人瞧出端倪。等她取出那辆大体白色、两侧有许多红色连笔英文的电动车到车棚外时，我再推单车追过去，主动向她搭讪……”

“这里非常重要，搭讪时千万千万千万不能紧张！要做出十分放松且风度翩翩的样子，尽量给她一个接近完美的印象——至少今晚。衣着仪态什么的倒还次要，可谈吐一定要大方得体！知道？你的谈吐决定了你第一次即将开始的爱情的命运！”泰勒说。

“嗯。”我抿住双唇，应了一声。

“好，现在把你准备好的话提前预一预热。”

“先向她打招呼，右手撑在车把上，举起左手，说‘嗨——’。然后她肯定会礼貌性地向我问好，然后……然后我会说……会说……”我卡住了。

“快点！不能卡壳。人家可不会像白痴一样待在原地听你默念‘然后然后然后’，或看你不停地搔着头发傻

笑。不会！她会很快失去耐性、失去兴趣并主动向你告别。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今后在她脑子里你的名字后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多一行附语：‘一个连基本的话都不明白的窝囊废！’然后你就会连妄想成为她男友的权利都失去了！”泰勒怒不可遏，他常会突然因一些细小的事情大发雷霆并发表一连串的长篇大论。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说得确实没错。

我深吸一口气，接着不遗余力地吐了个干净。好像这一口气把所有不安、慌张、怯懦都吹到了空气里，然后继续之前的话说：‘我骑上单车，慢慢踩下脚踏板——同时她也以相似的速度启动电动车。这时我会主动问：‘出校门后你往哪边走？’她会答左手边，我又会问：‘真的！你家住在哪？’她会回答我哪个小区或哪条街的名字——事实上我早已打听得一清二楚。待她说完，我们的位置大概会在校门前不远处，她会减速并亮出那蓝色的旧硬纸壳制的出入证。我则将保持匀速，不能超过她，亦不能落在她后面。要自然而不显突兀地在她旁边一米内。一出校门，我将露出一个微现两颗门牙且尽少牵动面部肌肉的笑容并大方地说：‘嘿！你猜怎么着？’我就住在你家相隔不到百步的街区里！太巧了，我居然现在才发现还有认识的同学与我同路……”

“接下来她会有什么反应，回答什么话就比较难猜了，但没有关系，你要随机应变，保持冷静，让自己的大脑时时刻刻保持高速运转，绝对不可以让你们两人之

间的谈话和处境尴尬起来……”

泰勒的话未说完，就被铃响打断，与此同时教室里沉闷的气氛也被打破，桌椅碰撞声随着响起。

“好了！我的勇士！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泰勒高声说。

我又灌下小半瓶水，背上书包站直起身，走向车棚。

学校高一高二学生合用的车棚看上去有些寒酸。浅蓝色塑料防紫外线棚顶每逢大雨便漏个不停。也不知学校意见箱中学生老师关于这问题总共写了多少信，不过未曾有过什么改观。

我半蹲在单车后轮旁，颤抖着把钥匙艰难地插进锁头中，来回扭动。汗珠从额前滑到眉毛上，顿了顿，又坠向地面，消失在黑暗之中——可还没完，转眼间又有汗珠流出，沿着之前的湿痕凝于眉间。

锁开了，我一边把胶链锁绕在车座下，一边用手背抹去额前颈旁的汗。天哪，我手忙脚乱，这做过无数次的动作现在看来就像一个学徒工修理高精度电子仪器一般生疏可笑。我到底还是紧张了，紧张得不得了！

“伙计，我从未与她交谈超过三分钟，可现在第一次、第一次长谈就要……就要表白。这恐怕太突兀了吧！”我一边僵硬地塞上右边耳机，一边问泰勒。这话我好像已经在之前说了十来遍，泰勒也回答了十来遍，但现在我仍不能放心。

“嗯？那你现在又想让我干什么？像那些幼儿园老师一样，即使那是一件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当孩子去做时也要为他们不停地打气，就好像即将参加奥运会田径比赛一样。该死的！你想要我这么做？”泰勒的语气使我感到胸闷，“现在，就按计划去做，其他的什么也不要想！知道？”

“可我……”

“注意！注意！注意！”

我用眼角往通往车棚的小道瞥去。那是她，她进来了。天空一片昏黑，车棚里的灯光暗黄，我在这看得并不清楚。但我可以百分之二百确定，那是她没错！

她穿着一件紫色印有鸭子图案的T恤和一条及小腿处的浅灰色运动裤，看起来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可自她一出现，我的目光再没有移开过。

她走到电动车前，麻利地开锁，随着人群把车不慌不忙地往外推——她的动作、步骤与我料想中的情景惊人相似。

“什么都不要想，就按计划去做！”

“就按计划去做，其他的什么也不要想！”

“现在，就按计划去做，其他的什么也不要想！知道？”

泰勒的告诫在我耳边如山谷间的回音荡来荡去。我当然知道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好像那些中学生知道不该早恋，不该去酒吧网吧，不该喝酒吸烟一样。

我还是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你觉得这真的可行吗？这真的有必要吗？你凭什么觉得她会答应你？即使她如你最好的希望那样心甘情愿地答应了你，你觉得这又算什么？曾几何时你还在暗嘲那些早恋的人是多么可笑，而你现在费尽心机要去做的是这样一件可笑的事！这样的爱情根本不能算是爱情，它根本就不会有结果的一天。它只是两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时好奇而玩起费心费力的游戏。好吧，那样子搂搂抱抱、牵手偕行、四处炫耀或许会给你无聊透顶的生活带来一丁点新鲜感。可在这之后将到来的是极大的、无法弥补的失落与空虚！理智一些，看清这一切，不要再盲目的逃避现实了！这只不过是你虚荣心作祟而一时冲动的产物罢了……”

这时我已经把车推到车棚外的车道边。面前步行的，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学生们一如往常那样争先恐后地汇成了一股人流，可我依然能从中清晰地找到她的身影。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她总是能够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轻而易举地跃入我的视线。

可这不是《大家来找茬》，即使找到她也无济于事。

“伙计，这群人把路全堵死了，我都看不到她在哪！”我对泰勒说，“真的怎么也找不到，这地方就是这样，到了晚上星星也没几颗，而我的近视度数似乎又

加深了……”

我一边在人群中缓慢地推着单车，一边紧张地向前方左右张望着。我这是在干什么？骗泰勒，抑或骗自己？

直到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黑暗中，不见了。我才骑到车座上，小心地加快速度：“该死的！真不凑巧，伙计，这一次恐怕更难以遂意了。”

泰勒没有回话，我甚至感觉不到他。他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走了，他怎么可以就这样简单地离开了？好吧，我承认，我现在确实不想看到他，我太懦弱了，以至于我连面对泰勒的勇气也拿不出来。

“懦弱就懦弱些好了，总比去干那些没脑子的蠢事好得多！”

我觉得没错，盲目的大胆只会成为一个莽夫，我绝不愿当一个莽夫。

2

凌晨0:37。

我失眠了，眼睛瞪得如汽水瓶盖那样大，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我应该追上去的。”我喃喃道。

“我应该追上去的。”我转过头对泰勒说。

“是的，没错！你早就应该这么想！那是你的一次机会！而你这胆小如鼠的软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走

了！你早就该追上去！”泰勒，泰勒回来了。他又在骂我，可是他骂我和老师、家长的斥责不同。他骂我时会给我带来一种猛然解脱似的轻松感。我希望他骂我，我需要他骂我，这至少证明了我不是连错误都不敢面对的窝囊废。

我感到胸口的压抑感得到了缓解：“我知道。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发誓我一定会追上去。”

“噉！天哪，我真的受够了你的誓言。”泰勒激动的心情似乎平静了下来，良久，他才用平和的语气接着说下去：“我想你现在更需要的是类似海洛因那样好比安慰的玩意儿。可我是不会安慰你的，我是你的朋友，我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安慰这样的东西只会使你产生依赖并越发软弱！”

我点头表示明白。

黑暗中我的卧室非常安静，只能听到床头柜上的闹钟“咔哒”“咔哒”的声响。

凌晨0:38。

还没有倦意，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她，我后悔莫及，就算她狠狠地拒绝了我也好。至少在她不留半分情面地对我说“不”之后，我可以死了这条心，断绝了这念想。

“至少那样我还能睡个好觉。”

“那你应该恨她！”泰勒大骂。听语气像是在骂一个趁他睡着带走了他身上全部财产的妓女。

“嘿！”我喝住他，我有些恼火，即使是泰勒也不能这么说。

泰勒不为所动：“你猜怎么着？你喜欢她没错，并不是单纯地抱着‘试一试’、‘找点乐子’那样的心态去喜欢她。你是好样的。可这根本不可能会有结果，你甚至不敢与她多谈两句。那你就这么夜不安寐，茶饭不思地单相思下去？错！这会让你变得像个怨妇！你现在有个办法可以睡个好觉：恨她！她甚至根本配不上你！你一看到她那自以为是的的样子就反胃！你恨她！不要告诉我胆小得甚至不敢去恨一个……”

“你闭嘴！闭上你的臭嘴！”我坐起身子大吼！

泰勒果然闭上了嘴，他如消失了般整晚都没再说过一个字。

凌晨 0:39。

我试着闭上眼，一直不睁开——这比睁着眼一直不闭上容易得多。但过程仍令人难以忍受，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好像冥冥中有个声音在催促着我：

“睁开眼来……”

“睁开眼来……”

可我没有。听着闹钟指针“咔哒咔哒”的轻响，胸口的闷气也随之渐渐一点一点地飘散开来。

凌晨 0:40。

泰勒给的法子我没有用，而我就这么睡着了。

解释不清楚，反应不过来。也就是这么一刹那，困意与倦意如惊涛骇浪般席卷而来，怎么也抵抗不住，顺其自然闭上眼，整个人就仿佛踏入了另一个世界。

梦是一种十分奇妙的事物。

不少真实事件证明，人的梦可以清晰完整地绘制出一个将要出现的生活片段与画面，创造出一个完全由人想象出来的世界，让自己在其中任意遨游。同时梦也是虚无缥缈的，人无法要求它，控制它，或从其中获取什么。

梦也许不是生活必需的，但正是它的存在，为这个唯物的社会、物质至上的时代增添了几分幻想和空灵的色彩。

我的梦很奇怪，它并不是未来、幻象那类虚幻的东西，而是十分实在的，真切的。

——是我的过去。

我站在“我”的右侧约两步远，在这里我能够低下头俯视他，——那时的“我”比现在矮上半头。一头如刚被除草机轧过的小草似的平头短发，看上去像是头瘦弱的幼狮。我模糊地记得，那时的“我”正是这幼狮般的性格：明知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可仍旧总是冲动地想用武力证明自己。

证明什么？“我”是人，又不是狮子，这里也不是非洲大草原。“我”要证明什么？证明自己有多能打？要以

此显得高人一筹？这可真是糟透了。我现在仍不能理解那时的“我”的想法。

那时的“我”是个莽夫，我绝不愿当一个莽夫。

“喏，我说了那么多，现在你说说看。你都犯了哪些错？”“我”的对面是一个略微发福，身材高大的中年女性与一个堆满作业、照片的大办公桌和旋转皮椅。我认得出她是“我”的小学班主任，六年里“我”与她之间的矛盾纠葛可以写出一部长篇小说。

“她是个三八。”

“什么？”我没反应过来。

“她是个无可救药的死三八。”我发现是“我”在对我说话。

“嗯。”我点头，“我百分之二百同意。”显然，“我”的班主任并不知晓我的存在。我可以任意放肆地辱骂她而她一点也不会发觉，而且我知道这样做可以把我积累多年的怨气一股脑儿发泄个够。不过“我”就在旁边，他很可能会因我这样的举动而鄙视我——那时的“我”的想法与泰勒相似，他们都认为这是没胆的窝囊废才会乐在其中的行为。

“不要那么安静，说话啊！之前你不是还挺凶的吗？现在为什么不吱声了？”班主任咄咄逼人的嘴脸可憎之极，我想当场破口大骂，把她骂得折寿十年——前提是她听不到。“我想宰了她。就好像菜市场上的屠夫杀猪那